



江色沙區兩代人

编 者 的 话

为了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批判“四人帮”践踏、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罪行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政治读物——《红色沙区两代人》。

本书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“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”的教导，以豫北沙区革命老根据地为背景，通过生动真实的事例，歌颂了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赞扬了革命前辈艰苦奋斗、继续革命的精神。同时也反映了革命老一代帮助教育青年一代成长的动人事迹。

在写作方法上，作者采用了文艺表现形式。全书内容连贯，故事性强，情节生动，语言简洁流畅。书中的革命老一代，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验，回答了青年们在学习、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许多现实问题。字里行间，洋溢着老一代对青年的深切关怀、爱护和期望。值得向读者，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推荐。

在编辑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，内黄县各级党组织给予了大力支持，在此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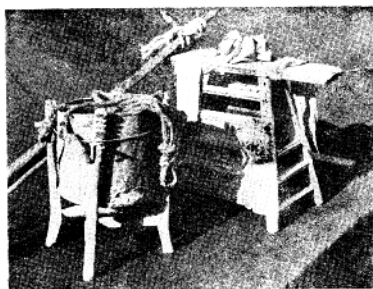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七八年五月



在烈士碑前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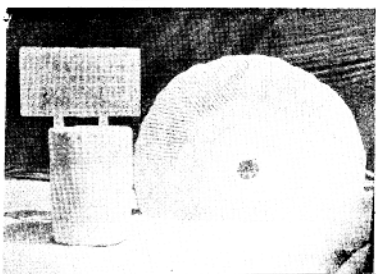


冀鲁豫军区第九分区被服厂旧址



抗日战争时期我地下交通员使用的理发椅

民兵老指导员和他的战刀



冀鲁豫军区第
四分区炸弹厂爆炸
药用的石碾、碾盘



我——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



贫下中农赞扬的好牛倌

目 次

一	共同心愿	(1)
二	奔向沙区	(11)
三	烈士碑前	(21)
四	战斗的路	(33)
五	不寻常的理发挑	(40)
六	甘当“火头军”	(50)
七	乐居“杂货店”	(59)
八	风 波	(67)
九	不平静的夜	(74)
十	从扔羊肉面想起的	(82)
十一	爸爸与长工	(91)
十二	牛棚师徒	(103)
十三	锤 炼	(111)
十四	语重情深	(123)
十五	骨肉亲	(130)
十六	羊场也是战场	(138)
十七	喜讯传来之后	(149)
十八	不卷刃的刀	(156)
十九	铁腿老战士	(164)

二十	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.....	(178)
二十一	硝河沸腾.....	(185)
二十二	一面锦旗.....	(193)
二十三	在荣誉面前.....	(202)
二十四	年 饭.....	(212)
二十五	任重道远.....	(218)
二十六	擎旗勇进.....	(227)

一 共同心愿

一九七四年四月，春风浩荡，阳光灿烂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，犹如黄河巨浪，奔腾向前。

我作为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，在这奔腾的革命洪流里，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。昨晚，我听说要宣布上山下乡分配方案，激动得一夜没有睡着觉；天蒙蒙亮就起了床，骑上自行车，迎着火红的朝霞，匆匆地向学校赶去。一路走，一路想，几天来热烈沸腾的生活，象放电影似的，一幕又一幕地展现在眼前：

本来，哥哥和姐姐已经下乡，按规定我是可以留城的。但是，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教导，开阔了我的胸怀，扩大了我的眼界，认识到，知识青年应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，积极投身于农村这个广阔天地，经风雨，见世面，在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。

为此，毕业考试之后，我就贴出了《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》的决心书。决心书上写着：“广阔天地是战场，共产主义是理想，三大革命炼红心，誓把一生献给党！”

我的决心和誓言，在学校引起了反响。同学们纷纷找我说：“剑兵，我们一起走毛主席指引的路！”

但是，如同生活中常见的那样，也有人向我脚下抛来旧思想的绊索。他们说：“剑兵，你父母都是老干部，对革命有过贡献，现在身体又不好，你有条件留城，为啥一定要下乡？”

我回答说：“作为干部子弟，应该踏着老一代的脚印，继续革命，决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过日子。”

就在那天晚上，我怀着激动和期待的心情回到家里，准备把自己的决心告诉爸爸妈妈，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。

爸爸已经休息了，妈妈正在灯下缝补一件旧军服。见我回来，她招呼我坐近身旁，关切地问：

“剑兵，你还年轻，对于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不是考虑成熟了？”

我知道，妈妈并非不信任我。这些天，妈妈一直在留心观察我对理想和前途的思考。而我，还没有认真地向妈妈汇报过自己的思想。

听了妈妈的话，我把写好的决心书交给她，并向她详细地讲了我的思想酝酿过程。随后，又从书兜里取出一沓厚厚的剪报和一本日记，端端正正地放在妈妈面前。

妈妈放下手里的针线，细心地翻阅起来。她看着，看着，情不自禁地轻声唱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支太行山歌：“母亲教儿打东洋，妻子送郎上战场，……”歌声那样亲切感

人。记得，两年前哥哥和姐姐下乡时，妈妈曾经教我们唱过这支歌。当时，我激动地把歌词记在了日记本上。此刻，妈妈又唱起这支歌，显然是由于我循着老一代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的坚强决心，在她脑海里再一次激起了感情的波澜。

妈妈合上我的日记本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

“我和你爸爸都是年过半百的人啦，在过去的大半辈子里，虽然为党为人民多少做了一些工作，但是，从党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来要求，我们做得还很不够。我们走过的路，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，今后的路还很远很远。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，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，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，拚命流血。从你们年轻一代来看，能不能沿着老一代的路走下去，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，这是我们时常挂心的事。尤其象你们这些干部子弟，从小生长在都市，如果不注意和工农群众相结合，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，就不可能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”

“妈，我正是想到这些，才决心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。”

“对！”妈妈满意地点点头，接着说，“帝国主义把他们复辟的希望，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、第四代身上，我们一定要使他们的这个希望破产。但是，也不能把‘革命’两个字看得太简单了。要扎根农村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，光有一股子热情不行，首先要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。”

我坚定地说：“妈，您放心吧！我反复考虑过了。我决心沿着老一代的路走下去，为建设社会主义高楼大厦添砖加

瓦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贡献力量。”

妈妈听了，立即显出她素有的开朗性格：

“好嘛！既然是这样，你就去闯吧。可不能遇到困难就垂头丧气地跑回来，要准备吃些苦！”

“妈，我一定记住您的话，象老一代当年干革命那样，不怕吃苦。”

“说实在的，现在你们要吃的那点苦，算不了什么，比起革命战争年代，这根本算不上什么苦！”

妈妈和爸爸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，他们对于千回百折的革命道路，对于自己在这条道路上留下的脚印，一直保留着珍贵的记忆。我不止一次地听他们讲述过那时的战斗生活。

此刻，我又一次向她提出：“妈，给我讲讲您参加革命时的情景吧！”

“嗯，”妈妈站起身，背着双手，缓缓地踱着步子，回忆说，“这要从你姥姥家说起。你姥姥家住在黄河南岸的东明县，老爷是个皮匠。记得，我刚满十岁的时候，就跟你老爷一起，整天在铺房刮皮子。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，又累又困，撑支不住时，就用冷水冲头。这样干，挣来的钱还是顾不住一家人的吃喝。

“到了一九三七年，东明一带发生水灾，地里庄稼全淹光了，穷人饿得啃树皮，吃糠菜团。可地主老财们却是花天酒地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仓房里的粮食堆成山，发了霉。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不管穷人死活，整天提着鞭子，到处催

租索债、敲诈勒索，逼得穷人逃荒要饭，卖儿卖女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又发生了‘七·七’芦沟桥事变，日寇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。而国民党却采取不抵抗政策，纷纷向南溃退，丢失了大片国土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当时，黄河两岸溃兵成群结蛋，他们不打日本，却对老百姓逞凶作恶，要银洋，要大烟，要酒肉，要女人，东明县城被闹得乌烟瘴气。

“一天晚上，你大爷从外边回到家里，悄悄地对你姥姥说：‘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孩子大了，我看打发她出门走吧！’

“你姥姥既担心我在家出事，又不愿让我离开她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‘是呀，在家受苦受罪，担惊害怕，走就走吧！可要挑个近些的好人家，以后去看看她也方便。’

“你大爷笑了笑说：‘我挑了个最好的地方，最好的人家，那里是咱穷人的天下！’

“就在那天夜晚，你大爷把我领到黄河岸上。当时正是河水满槽的时候，咆哮的黄河，波涛澎湃，一浪赶一浪地扑向岸头。你大爷用手指着黄河北岸，说：‘孩子，去吧！过了河再往前走，就是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。到那里，参加革命队伍，拿起枪打鬼子！’

“从此，我便到沙区抗日根据地，投奔了八路军。”

妈妈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声音由低沉变得高昂起来：

“那时，我比你现在还小两岁——刚满十六岁。入伍后，我看到同志们都很坚强，就象吃了‘道行药’，无论沙区环境多么艰险，死也不回头！”

我听了妈妈的话，敬佩地表示：

“妈，我一定象老一代那样，在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上永远前进，风吹浪打不动摇！”

妈妈点点头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

“好，明天我和你爸爸找组织上联系一下，送你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！”

.....

我走着，想着，不觉来到了校门口。只见“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召！”“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！”两幅醒目的大字标语，在朝阳下闪射出耀眼的光芒。

校园里，笑语喧哗，一片热烈沸腾的景象。同学们有的在刷写标语，有的在讨论上山下乡的誓词。

我挤进人群，急切地询问：“宣布了吗？分到哪儿了？”

“剑兵，剑兵——”突然，姚飞喊着我的名字跑过来。他是我的同届同学，今年十六岁，身材瘦弱，面色白皙，一双黑眼睛又大又圆。

“怎么样，有消息吗？”我问他。

姚飞悻悻地回答：

“市直干部子女，一律到沙——区——”

他把“沙区”两个字拖得忒长，显然，他对到沙区是不大满意的。不管姚飞怎么想，我却一把拽住他的手，高兴地说：“走，打电话去！我爸爸妈妈很关心这件事，叫我一得到消息就告诉他们。”

几天之后，市直单位召开欢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会。

我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，跟着爸爸妈妈走进会场。

市直党委赵副书记迎上来，指着一位农民打扮的中年人，介绍道：

“这是内黄县刘邢垌大队的魏支书，特意来欢迎青年的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”爸爸和妈妈热情地跟魏支书握手。

我凝望着魏支书和赵副书记。魏支书四十来岁，中等个儿，结结实实，浑身都是劲儿。他椭圆的面庞，黑里透红；锐利的眼睛，炯炯有神。看着这副外表，就知道他是一个浑厚淳朴而又有坚强毅力的人。此时，他虽然很少说话，但从他激动的面孔上，可以看出他心里荡漾着炽热的感情。赵副书记站在魏支书身旁，她说话声音洪亮，和蔼可亲，叫人一点儿也不感到拘束。

我正入神地望着他们，突然，赵副书记一把拉住妈妈的手，惊喜地说：

“哎哟，是吴姐呀！还认得我吗？”

妈妈凝视着赵副书记，茫然地摇了摇头，说：

“认不得了。”

“记得‘五·五’大‘扫荡’时，和您一起在沙区枣林里坚持斗争的小高吗？”

“是高星？！”妈妈恍然忆起。

老战友重逢，战争年代同生共死的情景，忽啦一下涌上心头：

一九四〇年，日本鬼子对冀鲁豫边区搞“铁壁合围”。当时，妈妈和赵副书记在被服厂工作。她们得到敌人要“扫

荡”的消息，连夜紧急动员，坚壁清野，把被服厂的布匹和大批鞋袜，精心地收藏好。正准备转移时，敌人的枪炮响了起来，她们被包围了。后来，多亏沙区的一个老理发员帮她们剃光头发，化装突出了重围。

妈妈和赵副书记回忆到这里，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赵副书记敛住笑容，感慨地说：“一晃三十多年了。离开沙区后，我改了名字，跟着部队到了云南。这不，回来才几个月的时间。”

说话间，在市直工作的马叔叔领着翔怡进来了。

翔怡是六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，我们报名上山下乡的时候才认识。她圆圆的脸，梳着两条羊角辫儿，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着热情而愉快的光辉。

紧接着，姚飞、严平、项忠、效先、凤琳等许多同学都来了。老一辈、新一代畅叙情怀，会场上更加活跃起来。

马叔叔握住爸爸的手，问：“老肖，身体怎么样？”

爸爸说：“几年来一直是这个样子，老病号了。”

马叔叔指着我们年轻人说：“孩子都长大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嘛！”

魏支书迎上去，对爸爸和马叔叔说：“沙区贫下中农都盼望着青年们去插队落户，欢迎他们到我们那里去呀！”

爸爸说：“沙区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。过去，你们用小米、红枣养育了人民子弟兵；现在，一定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好下一代，把党的好传统、好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。”

魏支书听了爸爸的话，满怀激情地说：

“战争年代，老一代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沙区；如今，这些青年去用劳动的汗水建设沙区。我们相信，他们在党的哺育下，一定会沿着老一代开辟的革命道路走下去，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。这是老一代和青年们的共同心愿，也是沙区人民的共同心愿。”

爸爸赞同地说：“对！我们要教育青年，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。努力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的一代新人。”

他们的话象一颗火种，把我们奔赴沙区，接受革命老根据地人民再教育的强烈愿望点燃起来。

同学们纷纷围拢，倾听着他们的交谈。

赵副书记转过身，向同学们说：

“毛主席他老人家关于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’的伟大号召发表五年多了。五年多来，千百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，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。实践证明，这是反修防修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一代新人的百年大计。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期望，到了沙区革命老根据地，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，自觉地经受锻炼，努力改造世界观，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！”

赵副书记意味深长的讲话，在爸爸的心里唤起了共鸣。他接着说：“你们要去的沙区，过去属于冀鲁豫边区。现在，那里还有一批土地革命时期的、抗日战争时期的、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、老党员、老八路、老民兵。他们久经战争的考验，有丰富的经验。战争年代我们能在沙区扎下根，就是依靠的这些同志。他们在民主革命后，没有停止，始终保持